

隔行如隔山。当初若问:陈省身是谁?我们这些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能答道:“是著名数学家”的,不会很多。真是“隔行如隔山”。

直到2004年11月2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在数学领域对全人类的杰出贡献,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微分几何之父”;是有史以来唯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

孰料,在这个表彰发布以后的一个月,93岁的陈老竟然仙逝天津!读了国内外众多大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石孙、侯自新等许多感念陈老的文章,我们才了解了一点这位大师的业绩、人格与风范。

读着这些“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的追念文章,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件永存于我记忆中的幸福而又遗憾的事——一次偶然的机遇居然赐我和陈老有过一面之缘,而且那次还有幸聆听了大师两句大义微言。

大约是1985年秋天,我去天津参加一个笔会,顺便去南开看望一位朋友,因为已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在南开校园急急匆匆地走。引路的朋友突然停步,礼貌地招呼迎面漫步的一位老人:“陈老,您好!”老人微笑着道好。这位约有七旬的老人和蔼可亲,头发花白,已略有些稀疏,前额宽阔,目光炯炯有神。我站立一旁,尊敬地问候老人。朋友给我介绍老老人是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老师,并把我也介绍给陈老。

听说我搞文学工作,陈老即刻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他操着江浙一带的乡音感慨地说:“隔行如隔山,其实不该‘隔’,我真想多看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做不到。不读文学,总是残缺的。可是读了前人的书,就像欠了前人的债一样,又还不了债,面对前人,心中只有惭愧了,只有惭愧了……”陈老说起话来,心中似乎有着一团火,热烈,富有激情,但他立即意识到我们急急匆匆一定有事,歉意地止住话头:“啊呀,别耽搁了你们的时间。”陈老举手,以示“再见”。我对陈老道一声“您老多保重!”就这样分别了。

没走几步,朋友指着道边一个静谧的二层楼小院说:“这就是陈老在南开的住所,他每次回国都住在这里。这次回来是为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我回头又望了望散步的陈老在夕阳中一步步稳重前行的身影。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陈老的音容笑貌和他披着晚霞远去的身影时常回映在我心间。待到陈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记忆中的画面也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屏幕上。

陈老的“欠债论”,奇特,当时听了也曾思付过,但对

感念大师

孙武臣

它的内涵总是不甚了了;直到读了首届中国最高科技奖得主、数学家吴文俊忆念陈老的文章,才知道陈老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向年轻的吴老师提及过“欠债”的说法。当年陈老对他说:“你(在图书馆)看了那么多人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人家的东西,就是欠了人家的债,现在你自己也得做出东西来,还给别人。”这就帮助我们解悟了“欠债”说的本质性的内涵——必须继承前人,继承是为了超越前人,否则,社会没有进步,也对不起前人。

我深信在半个多世纪中,陈老的“欠债论”会讲给许多人听,因为这是他的一个信念——让第一个向世界奉献出圆周率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数学强国,继续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也是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内驱力。

值得我们领悟的还有陈老的“残缺说”。由于时间的关系,陈老只和我们讲了“不读文学,总是残缺的。”其实,他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

记得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把科学与艺术比作两座“塔”,说它们在“塔底”分手,而在“塔顶”会合。这个喻义既道出了两者的不同,也道出了两者可以融合也必须融合的道理。陈老的“残缺说”其含义正是如此。

科技的进步展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璀璨的智力奇观。有专家论证: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因此,物质文明呈现出“一天一个样”的惊人特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不是已经凸显了物质文明的支撑力了吗?高科技为北京奥运赢得了多少硬件上的金牌!世界上能有几个国家具有享受2008年中国冰雪、地震两次特大灾害的救助能力?我们的祖国是其中之一。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这一财富积累的原动力却源于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固然需要相当的智能水平为基础,但爱因斯坦语“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几乎概括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它推动技术进步,它甚至是知识的源泉。”

而文学艺术恰恰靠想象而存在,文艺提供给我们无尽的想象空间,无尽的角度去观察,感悟社会人生。这种对心灵世界的深化与开拓的艺术想象的作用完全可以平移和借用于科学思维中,扩展科学发现的视角和增多激发科学思考的“灵感”,从而提升创新意识与能力。许多大科学家和文艺都有着不解之缘,钱学森发表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论文,轰动并启示了文艺理论界;陈省身有“数学是美丽的”之名言,他在南开校园参加过唐诗学术研讨会,他对唐诗的独特见解,连专家都赞叹不已。

社会的进步需要人走在时代前面,未来世界的竞争拼的不单是科技,而是人的整体内涵。文艺是社会人生经验的浓缩,是人类真善美情感的结晶,它在“润物细无声”的积淀中对人的心灵美好及人格的生成与健全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都不能取代的。钱学森、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袁隆平、吴文俊……通过这些大科学家对增进人类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行为,我们能触摸到他们那一颗颗伟大的心灵,能产生对他们人格魅力的一种特殊尊敬。他们都是“塔顶”会合的典范。文艺的真善美不仅外化为科学意识,也内化为科学家的良心。

如果只择其要义,可以说,自然科学解决的是人类生存和生存的怎么样的问题;而人文科学则是要给人以文化滋养、心灵温暖、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使人们感知、感悟和感动生活之美好,让人们知道为着追求意义而积极进取,用人文精神道德“编织人生”,即解决人类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科学和艺术,二者相辅相成,一个都不能少,缺了哪一个都是残缺的。陈老对我说的“残缺论”正是以上所说的“残缺”。能达到陈老将二者融合的和谐境界的,能有几人!

能聆听到大师的教诲,自然是幸福的;解悟教诲,这种幸福感会愈发强烈。至于和大师只有一面之缘,这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忆念至此,兀然想起康德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陈省身大师就是具有这两件东西的人。

大师在我们心中永远灿烂,宛如“陈省身星”的星光永远灿烂一样。



甘南扎尔那风情(摄影)

杨日前

紫荆花开了
白莲花苞含怒放啊
而宝岛离大陆只是一条浅浅的
海湾

我们早已泡好一壶老酒
等兄弟姐妹品尝家的温暖
亲情就是除夕夜那碗饺子
吃完一碗,再盛一碗
好一个同胞兄弟花好月圆
祖国啊,平安!

六十年,六十年了啊
摘下母亲的一片微笑
把泪水擦干
让盛开的五星红旗告诉未来
我们也曾摸着石头过河
也曾播种严寒,收获温暖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道理像太阳一样新鲜
我们要和平,我们言尊严
我们要属于我们的明天
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容易蒙冤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担子
中国毫不犹豫的挺起双肩
祖国啊,平安!

有句话在心里只是几枚珍珠
说出来就是滔滔的诗篇
有句话,埋在土里是火是炽热的
岩浆
喷发出来就是黄河泰山
祖国啊,平安!

成立初期,新建的房,杂乱无章……”我说:“因为都不是在规划中行事,各自为政,谁觉得怎么得劲怎么来。”三叔说:“我在村东北弄得那个‘沂蒙民俗村’,移不移,设计着看。”我说:“你在那里存了很多旧物,那是历史文化,要把历史文化留给后人。这一点,一些大城市在建设中,往往都忽略了。”三叔说:“那里有个‘文化室’,是你给取的名,今后还叫‘文化室’。另外,新村中再给你预留一个‘工作室’,你以后得抽空回家写作。”我说:“我真盼望在沂蒙山老家有这么个地方!”

三叔自己订着《人民日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临沂日报》等,准备再多订些。他说:“千里,万里,有报刊,就近了,大家好像住在一个庄里似的。你前天发的一个什么稿,我当天就看见了……”

三叔告诉我,计划准备三年完成。一切一定做得有讲究,有专门人在设计。根据三叔的这些畅想,我对比村庄的古往与今来。建国初,全村三百余户,一千来人,有三千多亩地,平均每人三亩多地,现在,七百余户,两千来人,却只剩了一千七百亩地,那一千四百亩地哪里去了?修路一部分,送给邻村一部分,其余都是建房占用了,整个村庄共占地约一千亩,原来的村周那些有名的好地,几乎都没有了。这一改造,加了倍的人口,却压缩到差不多新中国成立前老村那么个地方,这里,让我看见了,城市化应该是怎样的,不是“盖楼必占地”那个老思路。这一做法,若全国推广开来,将增加不止上亿亩地,18亿亩的底线,大大扩展,尽管放手建设。在此,我想应当称赞村官三叔的革命壮举!

祖国啊，平安

黄 强

有句话,说起来,很淡很淡
像一缕云絮,梦绕魂牵
有句话在心里很重很重
吐出来就是一道巍峨的大山
——祖国啊,平安!

这句话憋了几千年了
几千年,好长的一声叹息
历史早累得疲惫不堪
这句话睡了几千年了
睡不醒的是
颐和园皇船上的游帆
难道长江黄河是两行苦泪
流来流去的都是辛酸
难道泰山长城是小孩子搭的积木
可有可无,摆个样子让人参观
难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砧板
尊严被人宰割还得替刽子手数钱
米字旗来了,膏药旗来了
拿走我们的国土金根
就像切一块蛋糕一样简简单单
无数问号敲响哑了嗓子的堂鼓
为什么如此这般
问一声咱爹咱娘

问一声饱经沧桑的祖先
问一声朗朗的日头
问一声已不公道的苍天
无数手臂森林一样举起
把一个个黑色的日子打翻
这句话曾在炮火中练过
这句话曾在血泪中煮过
这句话曾在冲锋号中冲锋
这句话曾在黄河大合唱中值班
这句话等了很久很久
这句话复杂而又简单
——祖国啊,平安!

我曾在黄河边寻梦
雨中听风吼,饮马大河边
我曾在泰山的极顶观云
望断天涯路,热泪湿衣衫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啊
东京汴梁,西京长安
一行诗长达两万五千里
这行诗在天安门朗诵整整六十年
站起来的1949
腰再也不曾对谁弯上一弯
祖国啊,平安!

六十年,六十年了啊
在东方一条中国龙腾空而起
把一声呐喊发表在白云蓝天

村官三叔的畅想

苗得雨

叔大侄不小,是辈大,不是年龄大,我这位三叔苗杰,1959年生,他父亲,我叫二大爷,与我同年,当过多年村支部书记。今年,村支部书记竞选,小三叔当选。最近,我回家乡参加一个活动,在县里见了村官三叔,他正在筹划建新村、改旧村的大事。

用三叔的话说,是建立沂南的“小浦东”。他说:“咱庄风水好,三面靠河,别村没有这样的优势。准备建的比界湖镇好。”界湖镇即县城驻地,但县城中心实际上在镇西到水湖套一带。界湖紧贴着县城中心,是全县第一个城市化。“小浦东”的设计,按临沂模式,也是城市化。中心仍在老村一带,十字街仍是十字街,东西南北四门,也还是那架势。当年,为了防土匪,修了围子,关上四门,防守好,土匪难攻。横行多省的惯匪黑七、黑三,用计攻开了界湖,没攻开苗家庄。三叔说:“你家长水写的《苗家庄传奇》,不就写这事嘛!”他说,村中心那“四大”——大园、大屋、大碾、大碌碡,不一定都留着,但都可以写个牌牌,叫“遗址”。还有,医院、学校、图书馆以及各种服务设施,都跟上,都留出地方,我说:

中国的古哲学观点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虽然不是从一直接生出来的,但根子在一上。所以没有一也就没有万。任凭再大的数,也得从一一开始;数再大的数也得从一数起。

看到一篇小文,记叙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的德兰修女的一件事。她倡议建立临终关怀医院,让死者都能死得有尊严。有位官员嘲讽地问她:“你打算帮助加尔各答数以百万的贫病伤残吗?”德兰修女没有回答这位官员,反而惊奇地问道:“数以百万?

你怎么数出是一百万的?”官员说:“我的意思是,穷人太多了,你是数不完的,明白吗?”德兰修女这时才说:“我是从一开始数的,一,然后是二,然后是三,然后是更多。现在我们已经救了一百多个人了。”1979年,她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上这样说道:“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

咱们中国的古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好像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在对“数”的观察和认识上,却很有一些人只见“千里”而不见“足下”,只见万而不见一,只见大而不见小。因为不见“足下”、不见一、不见小,他们那“千里”、那万、那亿,常常不仅是抽象的,更是虚无缥缈的。在我们这里,这样见“千里”而不见“足下”,见万而不见一、见大而不见小的官员也并非没有,甚至并非不多。

有一个叫了几十年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撇开那些‘挂‘人民’名,卖‘私家’肉’的腐败分子不谈——他们也不

配谈,就说那些真诚地要“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心中的“人民”是谁?是什么?是像德兰修女眼里所看到、所想到的一个具体的人吗?是从一数起的然后二、然后三、然后万的人吗?

老百姓到衙门里办事,至今仍然也还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情况。当前去办事的老百姓对此提出意见,甚至斗胆用有的人挂在嘴上、写在职责里、张贴在墙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诘难他们时,一些人会振振有位官员,反而惊奇地问道:“数以百万?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就曾看到一个蒙冤者,跑了若干部门诉冤,都吃了闭门羹。后来决计找当地的“一把手”书记,仍被秘书挡驾。秘书斥责他说:书记是为全区人民办事的,又不是为你一个人办事的!看起来,他只有恨自己只是一个“你”,而不是“人民”。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些衙门及其官员口口声声为“为人民服务”,但当老百姓找上门去时,他们却让老百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原因了。他们像上述那个印度官员一样,“看到”了数以百万的人民,却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贫病伤残者。

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为需要帮助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服务,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服务了。为这一个又一个的“一”服务好了,也就为人民这个“万”服务好了。拒大,常常不仅是抽象的,更是虚无缥缈的。在我们这里,这样见“千里”而不见“足下”,见万而不见一、见大而不见小的官员也并非没有,甚至并非不多。

绝为具体的“一”服务,再把为人民服务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也是拒绝为人民服

没有一又何来万?为人民服务,就应当从“一”做起,然后二、三,然后……万。人民这个“万”正由这一个个具体的“一”组成。

相约腊子口

赵凌云

被奥地利探险家、学者洛克赞为人间天堂的香巴拉拉选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怡,神奇的地貌、迷人的风景和多姿多彩的藏民俗文化,吸引着众多的媒体、作家、诗人、学者的脚步。

迭部县是革命老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系藏民族聚居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7%以上,有虎头山、扎尔那、白龙江等国家三A四A级景区多处。境内水电、旅游、矿产、山野珍品和藏中药材等自然资源丰富;有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腊子口战

工作。

南京市是最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开展发言人培训的城市,也是地方政府一级发言人制度实践最好的城市之一。多年来他们在建立有效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培训专业队伍、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加强公共关系等方面取得了可以充分肯定的经验。南京市的曹劼松和庄传伟合著的《政府新闻发

的关系。这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指导性,又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

当前,政府新闻发布的研究已从学界向政界、业界延伸,不少政府官员和新闻从业者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运用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和公共关系学等基础理论对政府新闻实践这一多学科交叉领域进行深入研

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原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担任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一位从事省级媒体的采编工作,且都有着学术研究经历和较强的社科研究能力,他们对政府新闻发布研究的视角很新,学理严谨,对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他们从传媒时代的政府公关策略破题,以我国现行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实践为依托,系统地梳理了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类型等一系列学理问题,并对政府新闻传播过程中媒体沟通和形象传播等实践环节进行了理论概括。这种新的研究构架为学界、政界、业界的人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考。

走在一朵花的玛曲草原上,牧马的蹄印也沾香。那里四季常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忧伤。她的名字,叫香巴拉,传说是神居住的地方,哦,香巴拉不遥远,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花儿长出一双飞翔的翅膀,萌发出爱的情芽,正随着春风飞翔。牧女娜玛,伴着云朵般的牧群、蘑菇一样的毡房;唱响情歌,那歌声在为爱情引航。情歌清激的舔着情人嘉措的耳膜,在心灵荡漾美妙的畅想。

带露的花草,映着一双双热恋中的情人,释放出醉人的芳香。草丝绒般泛着绿色的光,它让草海和春天的阳光一样鲜嫩。它更让草海那青绿的气息和少女的青春一样浪漫。

鸟儿的合唱,竟停留在草海优美的小夜曲绿色的音符上;风中,含着百花争芳的纯洁,那流着香韵的啼鸣,在草径上尽情地蔓延。

一条弯曲的河流过玛曲草原。水泛着彩色的涟漪在欢悦的流着,流水和着优美的情歌,流动着一个爱的心声。天空

的云朵,在河水中央飘飞。娜玛的情歌,音律贴着水面飘来,听到歌,娜玛野性的情人嘉措,就似看到娜玛脉脉含情的眼睛

……

流呀,河水流着梦一样的爱情,流着水一样的相思,永不停息的传递着情恋歌声。玛曲草原,多情的草原。因为有着爱,才变得妩媚而秀丽。

走在花的玛曲草原,牧马的蹄印也沾香。那里四季常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忧伤。她的名字,叫香巴拉,传说是神居住的地方,哦,香巴拉不遥远,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花儿长出一双飞翔的翅膀,萌发出爱的情芽,正随着春风飞翔。牧女娜玛,伴着云朵般的牧群、蘑菇一样的毡房;唱响情歌,那歌声在为爱情引航。情歌清激的舔着情人嘉措的耳膜,在心灵荡漾美妙的畅想。

带露的花草,映着一双双热恋中的情人,释放出醉人的芳香。草丝绒般泛着绿色的光,它让草海和春天的阳光一样鲜嫩。它更让草海那青绿的气息和少女的青春一样浪漫。

鸟儿的合唱,竟停留在草海优美的小夜曲绿色的音符上;风中,含着百花争芳的纯洁,那流着香韵的啼鸣,在草径上尽情地蔓延。

一条弯曲的河流过玛曲草原。水泛着彩色的涟漪在欢悦的流着,流水和着优美的情歌,流动着一个爱的心声。天空

的云朵,在河水中央飘飞。娜玛的情歌,音律贴着水面飘来,听到歌,娜玛野性的情人嘉措,就似看到娜玛脉脉含情的眼睛

……

流呀,河水流着梦一样的爱情,流着水一样的相思,永不停息的传递着情恋歌声。玛曲草原,多情的草原。因为有着爱,才变得妩媚而秀丽。

玛曲草原

盖湘涛